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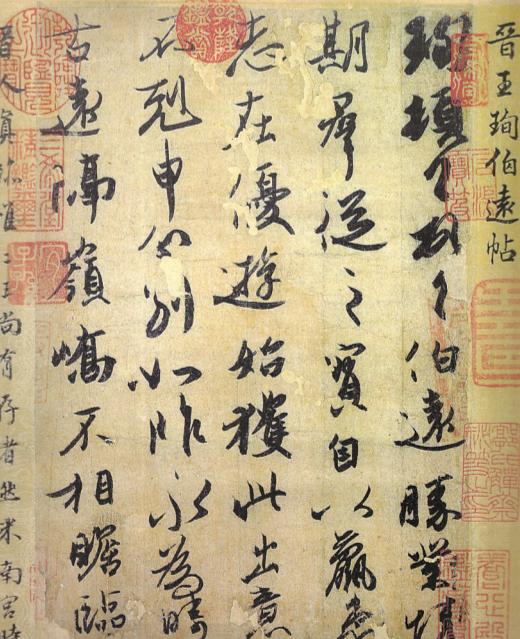
九庚

蘇軾書法精論
乙未年桂月吉日於京華沈一丹書

大書之何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
黑密無間小字難於叢重大字難於
飄揚筆毫難於叢重大字難於

苏轼书法精论

鉴赏



王珣《伯远帖》(东晋)



汉孔宙碑

朝饮木兰之坠露

□沈 鹏

沈一丹把她的书画展命名为“碧海丹心”，我感到很有意味：有色彩，有形象，把自己的名字与海军连在一起了。还有她给自己的画室题名“沐兰轩”，单看“沐兰”便感受着兰花的幽姿。待细看，分明暗含着“花木兰”，“木”字左旁的三点水，既是“沈”，也有“海”，亏她这番琢磨，中国语言文字真妙！我认为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也很可以为她的“沐兰轩”作注解。

她早就梦想当一名海军。是不是因为家乡福建诏安靠海，从小有了“穿上白蓝相间的海魂衫”的浪漫情结？她的愿望果然实现了！偶然被一位负责征兵的领导看中。但那原因，却是因为一丹的书法写得好。原来她从6岁开始拿毛笔，便显示了良好的书法素质，13岁获省内各级各类书法一等奖，18岁获全军书法比赛一等奖，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5年全国书法电视大奖赛我为她颁发金奖的情景。

当然我并不主张单从“奖”看一个人的成绩，还要看实际的高度，看发展的“潜质”。沈一丹崭露头角的早已不仅是书法，她经过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在中国画方

面也展示了创作才能。如果不是较深的楷书功底，要稳健、灵活地勾勒像《八十七神仙卷》《群仙祝寿图》这样的巨作，可不那么简单，她在学院学习期间完成这份作业，为今后的绘画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书法的“用笔为上”与中国画的“骨法用笔”在她身上很好地体现出一致性。

风格是人。一丹楷行书婀娜中寓刚健，端庄中有灵动。风格的形成与天生素质有关。但是经历了部队的操练、摔打，也不能不对她的秉性产生影响，进而而在书法中有所反映。在这点上，把她的早期画作《迷彩人生第一课》与她的书法并在一起欣赏，从中找寻二者异同，也不失一种乐趣。

楷书，被公认为学书法的基本功，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绘画中的素描、写生，素描、写生是绘画基本功夫，也可以是独立创作。楷书与此相类。在沈一丹，楷书已有了段不短的创作期，有的作品表现为行楷，或进而写行书。可喜的是她虽“熟”而不“俗”，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多读书，增长阅历，必有大成。

练书法是不是也可以不把楷书当基本功？前人有主张“从篆书入”，理由是篆书年头最久远。此说未必令人信服。倒是从笔法的意义，真、草、篆、隶都是“一笔”，都相通。篆书的中锋浑厚耐看，造型古朴，所以“从篆书入”未尝不是一个路子。

学书还有一些引发争议的问题。比如大楷与小楷，从哪个人手？两种主张都有。恐怕也同上述“楷”、“篆”之争一样，要看个人的爱好而定，不必拘泥一格。宋代米芾说：“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米老还举“太一之殿”为例，“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以我的理解，“展令大”与“促令小”指字的风范而言，并非简单地指字形大小。再是，传为张旭教颜真卿《笔法十二意》所谓“大字”、“小字”可能实指“大楷”、“小楷”。写大楷要有小楷的韵味，写小楷要有大楷的气势。还是苏东坡说得好：“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找出各自的难处，然后知难而上，使创作进入更加自觉的状态，自然会成就一番新气象。沈一丹楷书，无论大小，都比较耐看，不为夺人眼球而造声势。

以上随感，与读者交流。在一丹，当海军和从事书画，两个愿望很早实现了。于是我想起她今后会有更宽广也更难的路程。据我了解，她作画、写字都比较慢，不轻易出手。这里有个人的习惯驱使，联想当前浮躁风气之炽，希望她走出自己的路。



水仙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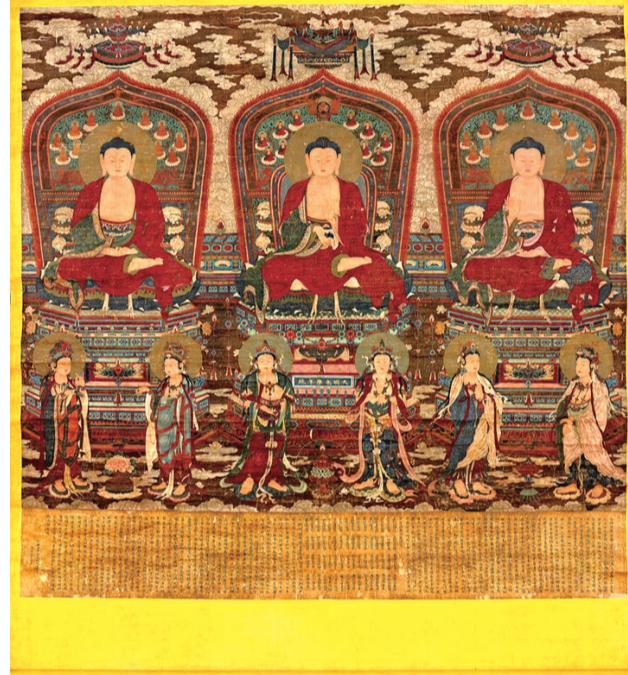


吴冠中《日出》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豪典藏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5月20日至23日在澳门举行2017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届时将有包括中国古代书画、中国近现代书画、古代玉器、佛教艺术品、陶瓷、青铜器等门类的近600件艺术品与各界藏家见面。这也将是中豪典藏成立以来的首拍。

据介绍，此次的拍品历经数月收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是署有“大明永乐年施”的《三世佛六菩萨宝相》佛画像。这件设色绢本佛画像带有唐宋以来中原地区佛教绘画的鲜明遗风，同时又吸收和融入了元代佛像造型及流行于内地的藏传佛教艺术元素，具有明初佛画的鲜明特点，展现出端庄典雅、恢弘大气的皇家艺术气象。在其他拍品中，吴冠中的《日出》风格独特，为画家上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司徒美堂上款的齐白石《荷花图》笔墨老到，为艺术家的晚年精品力作；清乾隆青花三多花卉纹六角大瓶成品量极少；15世纪银嵌松石四臂观音、清雍正青花灵芝摩羯耳杯、商代玉羊、商代青铜提梁卣、傅山和吴历的《为尤侗作鹤栖堂图》等也都属精品。

中豪典藏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中豪文化集团(澳门)有限公司与典藏国际拍卖行(澳门)有限公司联合控股的拍卖企业，2016年9月由澳门特区政府批准成立，由大陆艺术品拍卖界资深专家易苏昊任董事长，书画、佛像鉴定专家赵强任总裁。主办方表示，中豪典藏除了会将内地发展成熟的“文化注入拍卖”经营方略植入澳门市场，改变拍卖“纯商业”的生态形象外，还将致力于当地人才的培养，倾注于澳门的产业转型。此外，公司还将通过艺术品资产管理的方式，帮助藏家建立藏品档案，打造私人美术馆和博物馆。希望通过此次拍卖会，利用澳门的地缘和政策优势，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独特魅力。



永乐御制《三世佛六菩萨宝相》

心灵、自然和书法家的灵感(中)

□郑晓华

学书法必须从经典临摹入手，这是千年古训。但经典临摹，毕竟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它的艺术形式在给定的历史资料范围内。而无论历史多么丰富，和人类生存所面对的大千世界相比，一定是有局限的，而且是比较灰色的，没有那么生动鲜活，所以在书法史上，一直有书法家试图挑战这一原则。唐代的张怀瓘就是其中一位。

在所著《评书药石论》一文中，张怀瓘说：

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着，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钟、王、张、索而是规模？道本自然，谁其限约？亦犹大海，知者随性分而挹之。

张怀瓘这段话，先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否定书法创作上的“拟古论”。“圣人不凝滞于物”(这是《渔父》中渔父劝屈原而说的)，有见地的学者不要胶柱鼓瑟，太执著拘泥。“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真理的海洋是宽阔的；“神智无方，而妙有用”，真理的形态并不拘于一个固定样式，不同的形式都会拥有真理的效用，“知者随性分而挹之”，聪明的人受其天稟的赐予，在不同程度上都能感悟得到它。因此，学书法不必跟着大师亦步亦趋。“道本自然，谁其限约？”真理

是永恒的客观存在，谁能限制你去直接探寻呢？不跟大师亦步亦趋，那么书法从哪儿找形式语言和灵感呢？

张怀瓘给出的答案是：向大自然学习，从自然中寻找！在《评书药石论》中，他提出：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复本之谓也。书复于本，上则注于自然，次则归乎篆籀，又其次者，师于钟、王。

他认为，书法家的工作是分级次的。书法艺术要追本溯源，第一选择是回到自然；其次是具有远古历史印记的古字体(篆籀)，再次才是近代有成就的大师(钟繇、王羲之)。

若有人能越诸家之法度，草隶之规模，独照灵襟，超然物表，学乎造化，创开规矩，不然不可不兼于钟、张也。(《六体书论》)

一流的书法家应该直接师法自然，“独照灵襟”“创开规矩”，抛开已有的艺术法则，从自然汲取艺术形式和灵感、养分，直接创造。

乾坤初造，天地钟灵。浩渺世界，气象各异。巍巍高山，莽莽大川，鹰飞鱼跃，电击星流。一切瞬息万变，难以捕捉。书法家内心涌动的是激情，眼底流走的是笔墨，纸上挥洒的是云烟，和

大化运行中的宇宙，完全是两个差异性恒河沙数的世界。书法家如何把它们打通，在感觉上加以联通，跨越感觉藩篱，在思维层面实现“对话”呢？在《书断》中，张怀瓘作了富有想象力的阐述。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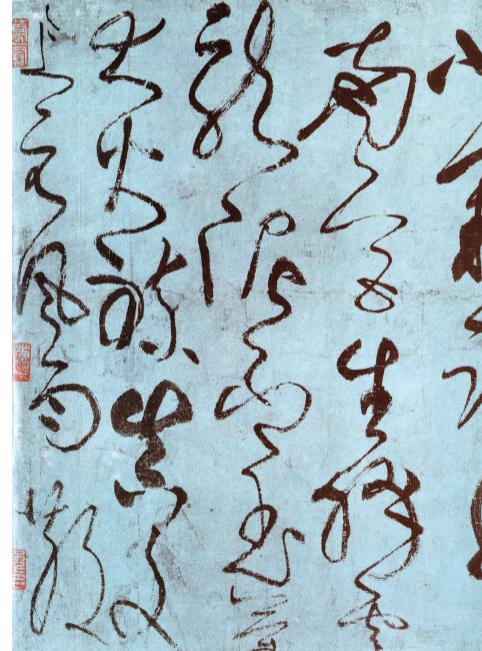
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

“善学者”直接向造化学习，跨界地“异类而求之”。直观的物理世界不可能直接“拿来”，不可能“取乎原本”，它是啥样我就啥样，因此必须进行“感觉语言的转换”，从直接可视、可听、可触、可闻的物质世界，转换为灵虚缥缈的书法笔墨世界。最后的结果，是达到“各逞其自然”，那些骇人心神、动人魂魄的自然意象，在笔墨中转换和表达！这里的“逞其自然”，张怀瓘似乎有点含糊其词。我们不禁要追问：那怎么个“逞”法呢？在同一文的另一处，他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

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虽至贵不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书断》)

“囊括万殊”，也就是把大千世界的一切都加以抽象、形式化，“裁成一相”，就是融化、锤炼为一套书法的笔墨语言。“物类其形”，笔墨和自然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一对一，书法不是绘画，它不能描摹世界；但书法的点线和笔墨语言，也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它也可以“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这一点，咱书法也是不含糊的。因此，书法家笔下展现的灿烂笔墨，必然“得造化之理”，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孙过庭)，激越的笔墨，在书法家挥毫落笔的瞬间，转化为雪白的宣纸上的重重烟云，酣畅文章，美不胜收。

张怀瓘提出了崭新的艺术理论和构想，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作了实践、实验、诠释。可惜，他的作品估计是形式太独特，审美跨度太大，当时的一般人接受



(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不了，所以当时鲜得有人追捧。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礼部侍郎苏晋(即杜甫“饮中八仙歌”调侃的又好事佛又贪杯的那位)看了他的书法，曾质疑：“看公于书道无所不通，自运笔固合穷于精妙，何为与钟、王顿尔辽阔？公且自评书至何境界，与谁等伦？”(看你说书法说得头头是道，怎么写得跟王羲之、钟繇这么不一样呢！)你说说自己现在是在什么状况，水平跟谁相仿？”张怀瓘说：“夫钟、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天然骨气，犹千里之迹，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于虞、褚而已。”(王羲之、钟繇太高了，我赶不上，可能跟虞世南、褚遂良差不多。)虞世南、褚遂良都名列“初唐四大家”，张怀瓘自许跟他们相伯仲，其作品应有精彩可观。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当时收藏的人很少，宋代以后少见著录，后来沦海桑田，在历史流传中全部亡佚了，哪怕是刻本也没有传下来，实在让人扼腕叹息。孙过庭说，历史上有的书法家很不幸，是“徒彰史牒”，只留下光辉的名字在书法史上闪光。张怀瓘被他不幸而言中。

那么是否可以给张怀瓘下一个结论，说他的从自然汲取艺术灵感的创作理论，因历史上没有作品流传，在专业上就可以等同于失败了呢？不能。因为历史上因年代久远作品不传的书法家并非他一人。而且，信奉“从自然汲取灵感”的书家，也非他一人。还有一位大家，也是热衷从自然“跨界取法”的，他高踞唐代书坛，气若长虹，以至于当时的大文豪韩愈，都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位书法大师，就是唐代狂草大师——张旭。(未完待续)



北魏石门铭